

舜水遺書

一
函
十二冊

舜水文集卷十五

明餘姚朱之瑜撰

答問三

答加藤明友問

問四書六經用何人注乎答朱子之注不可廢禮以陳澹易以口口

二字原本訛

今闕之

尙書用蔡沉此其大畧也然看書未必單單靠得注脚況臺下經國理民

以愚言之爲學當見其大實實有裨於君民恐不當如經生尋章摘句也

問仁之體用何物爲體何物爲用答適已言之矣臺下之學與經生異當以不忍人之心爲體不忍人之政爲用

問不忍人之心及不忍人之政意思如何答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於中自然事事爲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已溺已饑安得無不忍人之政

問太極生兩儀按太極者心之謂也陰陽乃何物哉答貴國專言太極旣以心爲

太極則舒慘者乃陰陽也夫子至聖不言天道子貢名賢言天道不可得聞今貴國諸儒賢於古人而宋儒過於夫子子貢也

問詞章之習害于道義乎否答卽無害於道義亦無益于身心今之詩詞與古人之詩遠矣誠能如杜子美元次山固自佳耳

問存心之術如何乃心存答心在腔子裏又何必存惟是爲物欲外誘放了去故須要存心工夫故曰操之則存僕聞之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既不失矣却從何處存來

問赤子之心何形象答又是宋儒口角赤子之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然天真絕無一毫私僞惟知父母爲當愛兄長爲當敬而已若問其形象昔人有問王陽明先生曰良知形色何如陽明答曰是赤的良知豈是赤的來

問僕素宗宋儒故平生之說話往往倣之請莫訝至若陽明之學陸氏之裔我黨之所不雅言答宋儒之學可爲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至若陽明之事偶舉其說良知是赤的以爲笑談耳故曰良知豈是赤的來非僕宗陽明也幸勿深疑

答林春信問

問崇禎年中巨儒鴻士爲世所推者幾人願錄示其姓名答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時文者制舉義也此物既爲塵飯土羹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等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巨儒鴻士者經邦弘化康濟艱難者也

問相成水火其實如何答水火立黃之戰道學家與文章之士互相攻擊亦如宋朝程氏蘇氏互相詆譏朝廷之上舌戰不已遂使國家被其害耳

問聞朝廷之官三品已上赤衣四品已下青衣云云然則三品已上均是赤衣乎所謂一品二品三品何以分別乎翰林學士其位級如何答所言三品已上紅公服者但言公服而已至於錦繡花樣帶遂品分別一毫不容混也翰林學士京官五品兼左右春坊者四品兼正少詹事者三品

問公以溶霜爲齋號溶霜二字其義如何答僕幼時於書窗之下得一夢有夜暖溶霜月風輕薄露水之句因以爲齋名亦未知其兆其應何如耳

問元次山一代之才子耳公乃與詩聖之少陵並稱其說如何答少陵聖於詩但就詩言耳元次山無限情事盡見於詩其治道州也絕無牢騷佻達之態台兄乃以才子少之耶少陵保房琯比嚴武未必無可議也

問花間集及草堂詩餘凡近世樂府悉皆協于絲竹乎答樂府固協於絲竹草堂詩餘有陰陽平仄之譜蓋以比于絲竹而爲之也

答林春常問

問曰二百年前我邦之人入貴國遊西湖見林家之梅蘇堤之柳詠詩而去今果存乎答和靖之梅此君家物也放鶴亭至今無恙東坡之柳相傳以爲風流學士之所爲殊不知子瞻大經濟大惠澤比之王荊公相去天壤

答野節問

問曰貴國恢復之事自周之衰以來漢晉唐宋一破而難再續上無龍德之人下無風雲之化則民庶皆有勵志然誰適從乎況夫諸豪各抱自計之心遂不得恢復之功可深嘆也先生答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恢復之兵

誓心天地忘身忘家然後天心格民志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一有自私自利之心則豪傑窺其釁而四方懈體矣袁本初曹孟德其榜樣也況才略又萬萬不及孟德者耶

問凡治國博施於衆自古難矣乃莫若勸農務本然有富民有貧民而不一矣富民則雖荒年而不凍餒貧民則雖豐年而凍餒其政不善則到此者宜矣其政雖善而積年累月而致之者有矣治之之要如何而可乎答治國有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豈在博施春秋傳曰小惠未徧民弗懷也富民當以禮節之貧民當以省耕省斂以補助之但要萬民免於饑寒亦不必多歷年所若要更化善俗非積年不可也昔者衛文公初年男女七十餘人末年騷牝三千張全義爲河陽節度使合巡屬只一千七百戶行之數年殷富甲天下治要無難惟在人君誠心舉行不爲讒人所間耳

問先生所習之詩用何傳乎舊說所言與朱晦菴所傳大異答明朝近來傳經與古先大異有習讀而無專門名家者特取一時新說爲作文之資耳非所以爲詩

也不若春秋之必藉師傳也至於晦翁之註自當遵依詩序等但可參考不敢以古而戾今也然看書貴得其大意大意既得傳註皆爲芻狗筌蹄豈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議也

問晦翁略不依小序之說呂東萊本于小序作讀詩記欲知其大意則兩先正之說參考而可乎答如此參考而裁之於心又設身處於其地必無不得者矣僕三年讀禮二十一年飄零異國目不見書史古人云三日不讀口生荆棘三日不彈手生荆棘今者自顧增慚尙敢矢口談詩乎

問唐太宗命魏徵作打毬樂後終戰伐之功爲七德舞此兩舞吾國樂官傳之久矣明朝所傳之正樂何等音乎答古樂之不入耳魏文侯之賢尙惟恐臥齊宣王非能好古之樂直好世俗今相去二千餘年何復古明朝古樂特備其數耳宮中之所演者皆傳奇雜劇出相扮演以資譴笑賢者取以爲鑑非能陶鎔性情也魚龍角觝梨園子弟霓裳羽衣皆非古樂也

問前日以來欲談性理之事淺學不免躐等之罪故不及此聞昨吉水太守問格

物之義格物者先儒所說多多至晦翁說出窮理來其所行以居敬爲本窮理居敬工夫雖非旦暮容易說出之事日用之工夫先生之意如何答前答吉水太守問格物致知粗及朱王異同耳太守以臨民爲業以平治爲功若欲窮盡事事物物之理而後致知以及治國平天下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爲近之至若居敬工夫是君子一生本等何時何事可以少得僕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一分好處則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專在理學研窮也晦翁先生以陳同甫爲異端恐不免過當

問危坐安坐讀書多是焚香危坐答古人席地而坐多是與日本相似讀書宜敬謹所以焚香危坐耳危坐卽日本今日坐法也

問危坐拜者跪而拜乎答拜者鞠躬卽今之立而揖也拜則兩膝跪地而稽顙已興則起而再揖也再拜者三揖兩拜四拜者五揖四拜危坐者以踵著尻以趾著地也

問論語學而時習之義舊說多就儒生效學之上說到宋儒兼致知力行以爲之

義謹思學且習者上自天子至士庶人於彝倫常行之上所學所習不可不慎思明辨如何

答兼致知力行方是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個甚底習又習個甚底慎思明辨卽是此中事

問先正曰學而習習而察竊惟加察字添一層工夫如何答極是

問程子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者彼與此共信從斯道誠以可樂然發散在外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謂乎答悅樂分內外只是要分別兩字耳然悅豫且康未必單單在心胸間手舞足蹈其樂非根心而何有朋自遠方來疑亦只是心中歡喜

問詩云爲龍爲光大全如今俗謂寵晃云云寵晃何等語答光字易解龍字不解故向來俱作寵光看言古字通用也然天子燕以示慈惠雖無所不至不當加以寵字愚意謂龍者神物也陽德也升沉隱見變化不測興雲致雨澤被萬物不若如字看而與光字作二意爲妙高明以爲何如光如光降光顧寵如寵臨寵覲

問凡國家之禮制飲食衣服器用之法尙文則其弊爲豪奢矣尙質以示節儉則其弊欲至鄙吝矣傳所謂與其奢寧儉然又質勝文則野不可不使文質並行也乎乃於斯二物如何防其弊乎答凡爲天下國家之禮在乎有制有制則貴賤有等上下有章文不至於奢華儉不至於固陋古之人繪衣繡裳山龍華蟲燦然可觀豢豕爲酒賓主百拜始終秩秩何嘗無文何嘗非質質而至於野文而至於靡者皆無制之禮也國家必欲崇儉當自本根始紛紛末制何益於事乎

問今指爲本根者如何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地間之定位也士農工商國之石民也男耕而食女織而衣民生之常經也所謂本根者如斯而已而又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國何患不治何患不富何事於浮文末節哉以末節而圖治是猶理絲而棼之也吾未見其能治者矣

問孟子說齊梁之君者皆是也所以其不用者亦皆是也本根末節不能辨別則何以爲治乎若乃理絲而棼之則遽解其結而可乎緩舒而理之待其自解而可乎答得其道急起而圖之無張皇之病舒徐而自化無優柔癰癰之嫌但在有志

者求之有心者計之耳蚩蚩者厝火積薪之下寢處其上而自謂曰安謂之何哉
問幾社復社答幾社復社者社會也單以作文爲主如所言張受先張天如周簡
臣馬臣常復社主盟也周勤卣徐闇公彭燕父宋上木杜仁趾陳臥子幾社主盟
也庠序雖設末世已失先王造士之意至於經義講劄全是各家父兄延師教子
之事校讐則在翰林不涉鄉學講習討論賢明者特出新裁迎合主司所謂閉門
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問明季先生交遊之際必有懷義秉志而不屈虜庭之士若能有以禮招之者肯
至於日本乎答三四日前致書奧村顯思云不佞視貴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
恠周虓量窄意偏尊中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僕雖淺陋非無此意但
見貴國人意思殊不如此所以此念灰冷儻國君好善厚禮招賢自應有至者但
患無移風易俗發政施仁之志耳惟是近來士人旣已剃頭辮髮甘心從虜雖築
黃金之臺恐來者無樂毅鄒忌之徒也

問文章之士黨首者何人乎吳三桂亦其徒乎答吳三桂武人也世胄也文章之

士之爲黨首者其初起於李三才之躁進邵輔忠尙葵之輕薄卑微其後周延儒許譽卿錢龍錫之徒紛紛不可數矣

問前日聞劉宗周道學之徒也吳姓鄭三俊亦其徒乎嘗見明季遺聞有北京殉死之士皆賜諡之事頃日考之不載王侍郎無賜諡乎鄒漪不知而不載乎答劉念臺盛談通學專言正心誠意鄭三俊先任大司農頗著政績後爲大家宰亦有清操方正不遜於劉吳鹿友有用之才其制行則與二公不同惜乎時不足以展其才初叨枚卜事已不可爲矣王侍郎爲浙直經略其事在後

問施邦曜先生之所親也亦在賜諡之中答施四老爲僕表兄在圍城之外入城就死其促家兄曰汝領敕已久何故不出城此城旦夕間必破吾特來就死耳觀此知其烈烈過於諸公矣

問前所呈明季遺聞及心史未開卷否答明季以道學之故與文章之士互相標榜大槩黨同伐異鄒漪南直之常鎮人朋黨之俗不能除故其毀譽不足盡信且其筆亦非史才但取其時事以備采擇耳矣

問鄒漪亦文章之徒乎答大明之黨有二一爲道學諸先生而文章之士之黠者附之其實蹈兩船占望風色而爲進身之地耳一爲科目諸公本無實學一旦登第厭忌羣公高談性命一居當路遂多方排斥道學而文章之士亦附之僕平日曰明朝之失非韃虜能取之也諸進士驅之也進士之能舉天下而傾之者八股害之也

問先生昔日往南京往來北京已經登第敢問其年科場出何題答僕困於場屋屢矣未有登第之事近忽有翰林學士之言又有狀元之說此言胡爲乎來莫知所以方欲作數字以剖白之而因病未果心常怏怏

問所言固然矣國俗太拙文字故鄙野之人看華客皆爲翰林或爲狀元不解其稱其號勿疑何至作數字乎就問大明各縣有校校卽有孔廟皆倣闕里之制乎否答大明各府各縣俱有學校每學皆立孔廟但不能倣闕里之制闕里之制甚大非各府各縣所能及也

問事實行狀亦題碑石乎答孝子孝孫編次其父祖素行而請之鄉先生謂之事

實鄉先生就其事實中增芟抑揚之謂之行狀然後進之禮部宰相議其易名撰爲祭葬碑文若例未得有祭葬者卽以行狀請之朝貴或海內名公撰爲碑文墓誌或者存之史館以爲作傳賜諡之地

問諡則人尊師爲某先生亦然乎不然乎答此亦有之然亦不宜輕舉必允愜輿情而後爲之方不爲弁髦耳

問父母在而有兄喪者可降一等乎答父喪斬衰三年母喪齊衰三年兄喪期服布之生熟升數不同無所嫌疑不必降等惟父在而爲母則有或降或不者

問不諡而稱先生則冠其姓號乎冠其姓字乎答字亦可號亦可某字某姓先生問懲忿塞慾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子七十而氣力勝於前時所謂以忘生殉欲爲深恥先生能居此故血痰嘔咳者無妨耳答水至柔人多蹈而死焉色欲至爲末事然君子於此自振爲難僕事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宜乎其有此

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一年保壽之功

問裹脚者古所謂偈者乎答偈也縛也行滕也邪幅也同是此物

問行纏何物答行纏者俗名搭膊又曰料繳邪縫之可大可小卽橐也

答木下貞幹問

問曰毛孫繼子其義如何答養子之子即序於諸孫之列俗曰討兒不討孫蓋言養子爲討兒子也毛孫者義男之子也繼子有應繼有命繼長房次子理當承繼故曰應繼長房無可繼之子則及次房次房無可繼之子則及再次一房親兄弟無可繼之子則及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屬已盡而無子可繼則及疎族不分賢不肖皆曰應繼天子諸侯雖大畧相同而微有不然者以宗器至重不論二弟三弟長子次子按牒而取之無有不應者惟大臣無識見無擔當愛身畏禍不顧宗廟至重但得一人爲主器而已是故絲親及疎亦如士庶之家命繼則死者平日以某子爲賢臨終有命某人與某人一同承嗣故曰命繼不論親疎除長子外亦不論長幼躡等而繼之也亦有平日愛之教之撫養成人在生時卽命與應繼某人

一同奉祀者亦是命繼但不得越族而及疎遠越宗而及異姓繼者續也某緒將絕而復續也故曰繼也

答中村立貞問

問此文某人所作也未知能合作者之法答作文者句句字字俱要從經史中來著一句杜撰句法不得著一字杜撰字法不得圓滑而非熟新秀而不生則佳矣若其中見理明主意大前後首尾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節節相生字字靈動則文之極致也此等書疏胸中無一毫書史氣字字湊泊逐件排釐如何謂之學者多讀古來名公文字自曉作法

問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法今中國能遵行否答中國治喪非如貴國棺斂之際浮屠不與惟後七日謂之頭七已後無七必要作佛事四十九日而七終又有百日週年及三年喪滿俱有道場謂之超度不然父母亡者便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痛苦佛教既盛謂超度便可昇天堂不超度地獄沉淪以故愚迷子弟多信而爲之卽有稍知其非也又世俗之人共相非笑指作之爲不孝故憫焉特拔者

無有幾人近日亦如之惟不肖家治喪毫不爲此

問高才能文章伊川先生謂之學者不幸蓋有高才而能文章者志功名趨利祿不過以文字取名終不可入乎聖賢之大道也若退之永叔以文章振於當世然不免於詞章之學耳答韓文公變六朝委靡之格故曰文起八代之衰且其氣骨勳業人不可及頗有功於聖門何爲止以文章名世若歐陽文忠其立朝行己亦有可觀不抗不撓亦非無所得者何爲止以文章名世尙論古人俱要其終始不可妄言有高才能文章者不止於志功名趨利祿而已如作詩作賦無益於世道人心而但逢迎時俗之所好卽其用心已自不肖豈非不幸耶

答小宅生順問

問本邦近代儒風日盛師及門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風然所製者皆以禮記及朱子家禮羅氏鶴林玉露等考之異域殊俗雖以義興之而廣狹長短不便人體想尺度之品製法之義別有所傳乎賜教示答貴國山川人物之秀美幅員之廣遠物產之豐盛自敝邑而外誠未有與之匹休惟是文教不足實